

忆  
往昔

□ 朱正安

手表这东西，看起来就那么一丁点儿，有时候却是身价的象征，还是经久不衰的时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轻人结婚成家，手表是“三转一响（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和收音机）”中首屈一指的标配。那年月，谁腕上戴块表，哪怕破衣烂衫，就没人敢小觑。

所以，我下乡插队第一年因为只三个半月没分到一分钱，第二年年底分红拿到了一百零几元，我将这笔踏上社会挣到的第一笔钱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买手表，花了六十元在闵行旧货店里淘了块半钢上海表。

那时候“农业学大寨”，人民公社社员们要“战天斗地”，一年四季起早摸黑，谁都很累，磨洋工便成普遍现象，每天刚下地就都想着回家休息或者上自留地去大显身手了。于是，“父老乡亲”们就不停地问我“现在几点了”“下工辰光快到了吧”。我有问必答，从不嫌烦，而且故意把手腕抬高高地看表。平时外出，如上镇吃茶，运粮装粪，无论春夏，不管秋冬，我都会时不时下意识地捋捋袖子，腕上的手表闪闪发光，心里就好像有了底气。

那表买来不到三年，二哥从外地回家探亲，母亲见他混了这么多年，回来连只手表都戴不起，让她很没面子，就责备他没出息，我便将下手表送给

## 手表这东西

了他。平时戴惯了手表，炫耀惯了，一下子没有了，心里空落落的。好在次年（1973年）全国职工补发工资，母亲拿到钱就让我去买表，还让我买280多元的欧米茄、梅花之类的瑞士进口表，我哪里好意思挥霍老母亲的血汗钱，在她的一再催促之下，才买了只110元的解放牌全钢手表。在那个生活拮据而且从1974年起买表要凭票的物资匮乏年代，它给足了我面子。

1975年底到1977年底，我当学徒工，每月拿十几元生活费，常常寅吃卯粮，可有这只手表戴在手上，就从来没有让人看出过穷酸相来。接下来谈情说爱，拜见女方父母，除了老三届高中毕业、央企职工、身高一米八等有利条件外，这块手表也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的。可以想象一下嘛，在城里，一个连手表都戴不起的小伙，哪个姑娘敢把终身轻易地托付于他？又有哪家父母会放心地将自己的千金下嫁给他？不过那只解放表也没戴几年，就丢在公共汽车上了。好在那时候我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面子问题就没以前重要了，便买了只26元的南京钟山牌手表戴上了事。

改革开放后，电子手表满天飞，开会发，厂庆发，工程奠基发，项目竣工发……都是些几十元钱的垃圾表，搁着不用可惜，戴上弄不好没几天就停了坏了，所以没几年机械表就卷土重来，电子表被打得一败涂地，“男人看

表，女人看包”渐成时尚的时尚。我当然也想与时俱进，可惜我对生活没有过高要求，所以就买了块两三千元的罗马表。这一戴，就戴到了今天。

中间还有个插曲：七十岁那年，女儿说要给我做大寿，要送我一岁生日礼物。我以为女儿会送我一根比较考究的拐杖，或者是老寿星之类的摆件，不想她送我的是一块浪琴表。我揣摸过她的意思，一是我虽已年届古稀，却还健步如飞，每天骑着车子在街上风驰电掣，哪里用得上拐杖？再说她也不想看到我像个老寿星似的拄着拐杖蹒跚而行的样子。二是她想让我在亲友和社会面交往中体面些。三是她要我像手表一样永远不停地走下去……

不过这表我戴了不多长远就因起来了，将老表拿表店里洗了洗，重新戴上。我总觉得如今的我，老头一个，还在乎啥面子？再讲毕竟人老了，万一一时脑子不灵光，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弄丢了，岂不可惜！

唉，手表这东西！

□ 陈立钢

在老同学张骏麟的具体操办下，我们毕业于金训华烈士母校上海吴淞二中的11位老同学回到了黑土地上的建三江。胜利农场大门口早已拉起了“热烈欢迎知青前辈们回家”的横幅，我们住过的兵营式陋房茅屋不见了踪影。

翠屏山下坐落着花园联体别墅，绿荫掩映下，湖面微波荡漾。自然小山、天然湖、长桥流水、观景塔、人工花园、山坡树林、联体别墅……迷人的风景令人陶醉。农场老户（老职工）说，这都是我们自己买下来的，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当年我从农场出来读大学，毕业后在外交部工作，去过很多国家，也在西欧常驻过多年，眼前的小区我以为可与新西兰的花园民居媲美，不由感叹“故乡人”具有国际化眼光了。

走进正方形的艺体馆，有三个楼层，每层像个回字；我们走了个遍大约用了一个半小时，可见规模之大。坐在舒适的观众椅上，还欣赏了农场中学的一场篮球对抗赛。艺体馆在当地有“满汉全席”的称谓，意思是各种设施荟萃一堂。我数了一下，有图书馆、知识讲座室、书法间、学画房、舞蹈房、唱歌班、聊天茶室、录像厅、乒乓厅等，新农场的职工生活真是丰富多彩。

在湖中栈桥我遥望四方，心旷神怡，不禁感慨万千。老户说，建三江自新世纪以来用大手笔“再造新山河、重建新生活”，特别是最近10年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理念，把旧貌彻底换了个新颜。

“习近平总书记也来建三江考察过啦，对我们鼓励很大，还要求把建三江搞成中国现代农业的‘大航母’。”陪同参观的场领导说。话音刚落，几架为农业服务的5G遥控无人机出现在蓝天上。智能化的无人驾驶耕播机、无人插秧机、无人收割机等也在农场使用了。现在建三江智慧农业领域在规模、设备、技术、作业环节、无人化程度上，全面超越了美国农业的水平！

50年前，我们知青来到太阳最早从中国升起的地方，现在回到曾经洒过青春汗水的第二故乡探亲。弹指一挥间，当惊世界殊。建三江只是其中之一吧。

在  
现场北纬  
48  
度线之美快  
人快语

□ 徐舒言

## “被孤老”琐议

这段时间，居委、物业、邻里、志愿者对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的关爱之举，让我不禁点赞，但事物是多侧面的，在社区和邻里悉心照顾非亲非故的老年人的同时，作为具有赡养老人法定责任的子女，理应担负起更多责任，他们才是《宪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的赡养扶助父母的第一责任人。

之所以说这些，是有感于如今社会上，有些子女在赡养父母方面，没有尽责。常年不探望父母不说，对父母求医、购物、取款、付水电费等困难不闻不问，父母求助他们时，他们也总是推说忙，而不愿帮忙。一日清晨，我就看到有老人一边抹眼泪，一边在银行门口排队取号，老人告诉大家，他有子女，且住得都不远，但子女间因有矛盾，从不管他，疫情期间全靠社区帮扶才过了难关，平时付水电费、购粮油等都靠邻居帮忙，但取款涉及经济和隐私的事，他不得不亲力亲为。

我有个朋友，儿女双全，从不吝啬为父母花钱，但他们却很少探望父母，即使偶尔来，也是“来是一朵云，去是一阵风，闲谈不超三分钟”，更遑论为父母敲敲背，捶捶腿，说说家常话了。朋友苦恼地说，自己收入也不低，哪里在乎儿女的钱财扶助，他要的是亲情啊……

更有甚者，子女依靠父母多年积蓄海外求学，学成后在海外定居，多年不回，对父母疾苦不闻不问，父母想电话、

视频联系也是奢望。有些人给父母几个钱替代赡养，有的一毛不拔不说，连父母病危时想看他们一眼都不得，遗产继承等手续也是委托律师全权代理。难怪社会上有老人悲叹：别把子女培养得太优秀，让他们“黄鹤一去不复返”。

明明有儿有女，但日子过得像“孤老”的老人确实存在，且将此现象称为“被孤老”。如何消除“被孤老”现象，除需要法律制约外，还有待社会各界的努力。一言以蔽之：“被孤老”是反社会现象，当禁绝！



春云出岫 陈建国 作

## 爱打拳的陆医生

□ 朱全弟

推拿医生陆学镇今年66岁了。年少时生性好动的他，学过少林拳、猴拳，后来还看沪上“跤王”佟忠义的书籍摔跤。悟性极高的他，不久练就了一招绝活，与人搭手屡试不爽。中学最后一年，他开窍要读书了。当时家里一工一农，73届的他被分到普陀区卫生学校。

卫校医师班一年级，他到利群医院见习，遇到了从上海二医大毕业分到四川回沪进修的丛蔚林医生。有一次，他看见丛医生在医院走廊里练排打，墙壁都震动了，放在短裤后兜里的手表摔到地上坏了。陆学镇见状，马上脱下父母刚帮他买的钻石牌手表给他。丛医生

怎么肯收下呢，陆学镇从此跟着出身青浦武术世家的丛医生及师兄们练起了心意六合拳（俗称十大形）。他白天拼命读书学习，下课后到图书馆看书，晚上十点，师兄们来教他打拳。

十年，陆学镇练得一身好功夫，甚至有人肘击他的脸颊，他都扛得住，这个抗击打的功夫一般习武人做不到。据说，一天他在医院睡午觉，外面大修，倚靠在墙边的钢窗框架倒了下来，同事吓得欲喊未喊之际，陆学镇如有感应一骨碌从床上翻到地下。同事回过神来，连呼厉害！有时他睡着，明明还打起了呼噜，同事去推他，他翻身起来就是准备动手的样子。后来同事都怕了，去叫他，站得远远的用竹竿去撩他。

陆学镇在针灸科做医生。他到岳阳医院推拿科进修，师从推拿科主任蒋家宝老师。他熟悉穴位，加上悟性高，三个月就上手了。回到闸北中医医院坐诊颈椎病专科门诊。工作了两年后，陆学镇去上中医药大学的大夜，1989年又考取了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其推拿水平在区里享有声誉，要预约很久才能挂上号。

如今，陆学镇在静安区彭浦镇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挥余热。对于腰椎间盘突出，我问：靠什么治疗，是不同于别人的独特的手法吗？他回答：主要是诊断准确。推拿手法看上去都一样，但有轻重缓急，换言之，人的皮肤厚薄、吃力的差异，包括肌肉的紧张程度都不同，施力也要不同。我想起来了，他最早是搞针灸的，对于穴位的了解犹如庖丁解牛切中肯綮，加上心意六合拳讲究内三合外三合，发力时，出的是整劲。